

小瘋子的故事

著 昌 紹 徐



序

我們再也不應當把少年們溺愛着了，我們不應當儘讓他們躲在暖房裏睡覺，我們應當使他們曉得一些實際社會的情況，使他們略略受些刺激。

適量的刺激足以興奮精神的，適量的刺激足以磨勵志氣的，適量的刺激足以增進生命的活力。

現在的社會是陰沉黯澹和冷酷，已消失了舊時的光熱，飢荒、疫癘、失業、戰爭佔據了整個的領域，經無情的天災人禍交相戕賊之下，已弄得百孔千瘡沒有了完膚。

構成社會的分子，大部份人卻是卑怯懦弱和愚昧，在模模糊糊中生死死着。雖然也有一小部份忠勇智慧的人，捨着性命的

，在抵抗着殺害社會的毒菌，可是究屬人數不多力量太薄弱了。

因此我把空前的大水災作了題材，把社會某一角的真實情形可能地暴露出來。

假使說：文藝讀物是少年們的精神食料，那末我給他們吃的不是油膩膩的東西，是一碗含有特殊風味的酸辣湯了。

一九三六年七月作者

故事提要

這是用大水災作背景的真实故事，一個富庶的農村，千百個歡樂的家庭，一剎那間，給洪流鉅浪擊個粉碎。

淹死的淹死了，活着的總得想法活下去，可是大家已是空無所有的人，祇得跑到都市去。

黑暗的都市不是忠厚的農人的家啊！這不幸的一羣，於是歷盡了各種艱險苦難，演成許多可歌可泣的事蹟。

主人翁林明是一個好孩子。他的聰明才力，他的敢作敢為克苦耐勞的精神，不是普通孩子及得到的，而他竟會變成小瘋子。

有同情的熱淚，有慷慨的悲歌，有會心的微笑，有慘痛的絕叫，有悲、歡、離、合、出死入生、出生入死的曲曲折折的情

節。

小瘋子
的
故
事

二

小瘋子的故事目次

- 一 馬路上
- 二 家鄉
- 三 黃梅時節
- 四 噹噹噹
- 五 爸爸的出奔
- 六 可怕的大風雨
- 七 善心的媽媽
- 八 在木棧子上
- 九 帆船上的大漢

目

次

小瘋子的故事

十 母親的死耗

十一 慷慨解囊

十二 都市

十三 艱苦奮鬥

十四 準備回鄉去

十五 天大的憂慮

十六 偉大的林明

十七 失望

十八 祖母啊祖母啊

十九 義犬

二十 唱個歌兒給你聽

想的事項

1. 天災是不可避免的嗎？
2. 人的力量打得過天嗎？
3. 爲什麼鄉下人不適宜在都市生活？
4. 爲什麼社會上有很多人沒有工做沒有飯吃？
5. 誰使林明發了瘋？（是爸爸嗎？是祖母嗎？是社會嗎）
6. 有無方法改造社會？
7. 如何救濟小瘋子？
8. 假使你是林明你便怎樣？

做的事項

1. 做一篇讀「小瘋子的故事」後的感想文
2. 把「黃河歌」譯成短文（意譯）
3. 畫一張黃河決口圖或歷代黃河變遷圖
4. 參考中山實業計劃關於治理黃河部份
5. 作一次或數次農村訪問
6. 調查都市勞働者的生活實況

小瘋子的故事

一 馬路上

我的幸福的少年朋友們！請你們靜靜地，我給你們說一個千真萬確的故事：

這裏有一個小瘋子，睜着兩隻怪圓的眼，和嚇呆老鼠般，蹲在馬路中央。頭髮是灰色的，蓬蓬鬆鬆的蓋沒了整個的額骨，滿面孔都是泥垢。衣服是破爛的，是拖一另掛一塊的，骯髒得比豬灰還黑還臭。

路人們都站停了，漸漸地漸漸地路人們越聚越多了，圍成了一個厚厚的人圈子。

『看哪！小瘋子吃黃沙了！』

小瘋子用那枯瘦的手，在地上爬，爬起了好許多黃沙，就抓向嘴邊去，骨都骨都和吃白糖般的嚥進喉嚨去。

有些人發問了：『喂！好喫嗎？』

小瘋子却哈哈大笑起來了。小瘋子笑得多怪啊！把頭仰着天，嘴唇皮掀了起來，露出了滿口黃黃的殘缺不全的牙齒，顴骨上的皮，一收一縮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祖母啊！噢了這塊罷；祖母啊！噢了這塊罷！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喂！你的祖母在那裏？』有一個路上好奇地追問他。

小瘋子不答，卻是慌慌張張的把頭低了下去，好像找尋什麼似的，好一會後，又把頭抬了起來，猛可的把躺在他旁邊的一條狗提了起來，緊緊地摟在懷裏，那條狗喘吁吁的幾乎透不過氣來，祇是把尾巴亂搖着，顯然的，那條狗是小瘋子的伴侶。

有一個善心的老婆婆，丟了一塊大餅給小瘋子。

小瘋子却大哭大嚷起來了：「爸爸啊！媽媽啊！雨啊！風來了！水啊！水來了！啊！爸爸媽媽啊！」小瘋子把身體在地上滾着，揉着，死命地拉着自己的頭髮，面孔脹得紅紅的，凹凹的眼眶裏盡是淚水。



紅得脹孔面，髮頭的己自着拉的命死

。水淚是盡裏眼眶的凹凹，的紅

路人們大家都笑起來了。

那條狗乘勢跳了起來，把那塊大餅嗅了幾嗅，嗚嗚地叫了幾聲後，又安安靜靜的躺到小瘋子旁邊去了。

大家不明白這小瘋子的來歷，在這兩三天裏，祇看見他拖泥帶水牽了狗，走到這裏走到那裏，拾一些香蕉皮，拾一些喫得喫不得的東西，只向嘴裏丟。誰能考查得出他的來歷呢？昨夜前夜祇看見他抱了狗，躺在尿池旁邊，沒有一個人看見他回過家去。

「他也許是誰家趕掉的敗家子，他也許是經過化裝的馬戲班裡的小丑，他也許是作腔作勢的小偷兒。」有些人這樣子想。

一一 家鄉

恐怕你不肯輕易相信罷？在一年前，他和你同樣是一個活潑可愛的小學生，他有着白胖的結實的身體，清潔的臉頰上有着紅紅的健康色彩，烏黑的頭髮下藏着一對聰明眸子，他的腦袋裏也會藏過美麗的希望之夢，恰和你一樣。恐怕你不肯輕易相信罷？在這短短的一年裏，他竟會完全變了樣。有什麼奇怪呢？在這種特殊的情形下，在這種不幸的境遇下，在這種太傷心的事變下，他怎麼會不變樣呢？

他的家鄉是在黃河下游的一個富庶的村裏，村子裏有着精緻的瓦屋和茅舍，屋舍前種着梅花，種着楊柳，還種着桃花和茉莉。屋舍後橫着彎彎的小溪，綠綠的溪水淙淙地在紅欄杆的板橋下

流，水底下有魚兒蝦兒在游行，水面上有鵝兒鴨兒在浮動。牧場在左邊，長着豐滿的草，是廣大的原野，無數的白羊在奔逐嬉樂，間或有雄雞的鳴聲；遠遠地有帶也似的青山環繞着，青山上有着煙雲。村子的右邊是無邊無際的田畝，田畝間有時開遍了油菜花，菜花映着日光，輝煌地好像黃金鋪着大地；有時長滿了麥禾，麥禾青青，給風兒推動着，起起伏伏的宛似滄海裏起了浪花。藍色的小河近，黃黃的田岸，縱縱橫橫的躺着，替田畝劃了線，形成一幅偉大美麗的天然圖案畫。那圖案畫裏，有牛兒在行動，有農夫在耕作，有牧童在唱歌。

牧童們時常唱些什麼歌呢？

「不羨天子不羨仙，

年年四季樂無邊：

看罷梅花看桃花，

黃菁菜花又滿田。

三四月裏麥登場，

麥粥噴香麥餅甜；

再整田地插稻秧，

巧逢五月梅雨天；

巧逢五月梅雨天，

青青新禾出水面；

閒來捕得魚蝦鮮，

醉飽笑對老牛眠。

九月十月收新穀，

新穀豐隆柴山尖；

小瘋子的故事

小瘋子的故事

十一十二多空閒，

爆竹聲聲又一年。」

三 黃梅時節

小瘋子姓林，啊！我爲什麼叫他小瘋子呢？他那時何嘗是小瘋子呢？他的名字叫「明」是「耳聰目明」的「明」，是多麼美好的名字啊！「林明」是「靈敏」的諧音，那時他的確是一個靈敏非常的孩子啊！他會看牛，他會牧羊，他也會下田，他會捕捉魚蝦，他有豐富的經驗，巧妙的手術，差不多和能幹的牧人農人漁翁一樣的精明熟練。他是小學生，他每天清早要趕上八九里路，到鎮上的一個公立學校裏去上課，放學回家後，就幫着爸爸媽媽做田事。爸爸媽媽怎不疼愛他呢？他還有一個年老的祖母，因爲祖母祇有他一個孫兒，當然「心肝呀寶貝呀」的歡喜他到了極頂。

他們有着自己的田地，他們有着自己的房產，他們又積着很多很多的錢，照例他們一家四口儘可以度那安樂舒適的幸福生活了。

可是哪！天啊！

天啊！你爲什麼竟這樣子捉弄人呢？

是黃梅時節，整日整夜整日整夜的下着雨，田裏雖然需要水，可是三尺四尺的灌下去，未免過了限，田岸早已淹沒了，嫩綠的柔弱的稻禾早已打得東飄西散了，牛在棚裏安睡，狗在檐下狂吠，人們躲在屋子裏嘆氣。

『完了！秋收沒有希望了！今年休想探到一粒穀了！想不到，真想不到，今年却……』父親仰着臉，看着紙糊的窗格，聽着雨聲，愁眉苦臉地說着。

『也好！你們太辛苦了，不好種莊稼，在家裏歇歇罷！橫豎我們不等着喫，不等着喝！』是祖母柔和的安慰口吻。

『可是一天天的閒着不做事，太悶得慌！』父親無可奈何的答着，祇得死緊地搓着自己的兩隻肥大的手。

『爸爸！我們不要緊！祖母昨天告訴我，我們家裏的錢積得很多。爸爸！我們不是還囤着很多很多的穀？就是叫一營兵勇來喫，也喫不完呢！』懂事的林明掩着書本乖巧地插着嘴說。

祖母笑了，爸爸笑了，坐在屋角裏正低着頭在縫補衣褲的母親也笑了。

母親抬起頭，笑向林明道：『可是雨水下個不停，道路都給淹了，你明天怎麼上學校？』

爸爸！爸爸！我記起來了，前天校裏老師說：『西鄉的隄岸

給河水打壞了，現在有很多人搶堵。』老師說：『河水漲得很快，水流真急，有千軍萬馬的力量。老師說：我們鄉裏的隄岸也不十分牢固了，年久，有好許多年數沒有修理了！』林明突然想起了這些，氣喘吁吁的說着，額髮邊掛着黃豆粗的汗珠，一顆，好幾顆。父親怔住了，母親怔住了，祖母怔住了，這樣子，度了好長久的不愉快的時間。



爸爸，我們不是還圍着很多穀，就叫營兵來吃也，不吃完呢！

四 噹噹噹

入夜了，林明睡覺了，祖母睡覺了，父親和母親也睡覺了，屋子裏照例和往日的每個夜裏一樣，可是今夜獨缺了父親的洪亮的勻稱的鼾聲。

屋子外沒有電光，沒有雷聲，可是，傾盆似的大雨，獅吼般的風，得好像天崩地裂。卻也怪，如此繼續了一秒鐘一分鐘五分鐘一刻鐘兩點鐘之後，屋子外竟會變得異乎尋常的靜寂，風息了，雨停了，連一片樹葉落地的響動也沒有。

屋子裏，父親的洪亮的勻稱的鼾聲起了，祖母和林明的微弱的鼻息聲也隱約可聞，一會兒，又起了母親的斷斷續續的嚙語聲，竹櫥裏碗盞響動，不消說得又是那隻偷食貓在開始進餐了。

屋子外突然有電光閃爍，接着是隆隆雷鳴，似擊動皮鼓，似推動大車的輪，樹枝搖擺了，磚瓦嗚嗚咽咽了，大地上又起了騷擾亂動的聲音。何處飛來的腳打泥水聲，何處飛來的噠噠的急促的敲鑼聲，何處飛來的尖銳的吶喊求援聲？漸漸響，漸漸近，好像左鄰，好像在右鄰，好像有千千萬萬種聲音。

『搶險啊！』

快快起來搶險啊！

『噠噠噠！噠噠噠！』

大家起來搶險啊！

大家性命不保了！

『噠噠噠！噠噠噠！』

隄岸給河水打壞了！

性命不保了起來。
「搶險去呀！」

小瘋子的故事

一五

五 爸爸的出奔

『爸爸！爸爸！爸爸！』林明猛然驚醒。

『什麼？什麼……事？』是祖母的聲音。

『喊搶險！』父親霍然地坐起來了。

『不好了，隄岸給水打壞了！快搶險啊！』是母親的氣急非凡的叫喊。

『爸……爸……』林明顫動地。

『啊！……救命王菩薩啊！』祖母祈禱着。

父親不響，父親迅速地披上衣服，穿了草鞋，去摸鐵錘。屋子裏沒有點燈，父親小心地跨過了孩子和祖母的床位，父親拿了鐵錘順着習慣走出了房：『媽媽！我去了！不要緊！』

媽！請

安心！』父親匆匆地說了安慰祖母的話後，帶上了房門，拉開大門，跑出去了。

許多許多的脚打泥

本聲，許多許多的呼喊聲，陣陣的急鑼聲，去遠了，去遠了。

屋子外又是死一般的寧靜，可是剎那間又來了耀眼的電光，



孩子了過跨地心小親父，燈點有沒裏子屋
走慣習着順鑼鉄了拿親父，位牀的母祖和

；房了出

震耳的雷鳴。狗蹲在屋子裏不住的叫，林明躲在祖母的懷裏發着抖，祖母祇是虔誠地求佛求天。母親準備起身了，母親要想出去探個究竟。

六 可怕的大風雨

風，外面又起了呼呼的風，不小的風勢啊！窗格軋軋作響，房門給打開了，房屋似乎在搖撼。

雨，啊！又下大雨了，彷彿萬萬千千條銀鏈，彷彿千千萬萬把鋼刀，丟下地，丟下地，可怕的大雨啊！

『噢！』當母親正想跨下床，在伸手去找鞋兒的時候：『牀帷上怎麼沾了水？』母親把脚尖點下去，在將要點着地面的時候，母親竟高聲驚叫起來了：『房間裏也積了水？』

雨縱使下得大，風縱使吹得緊，這三尺來高的屋基，這厚厚的牆跟，這結實的屋內的泥地，無論如何沒有理由可以滲進一滴水。但是房間裏的確積了水，母親的襪子已經浸得透濕。這是一

個不祥的可怕的消息啊！

可是，也許是新蓋的屋面裂了縫起了隙，也許是牀後的太平水缸碎了底進了垢，在沒有用眼光證明事實，在沒有精細觀察一切以前，應作如是推想。母親暫時自己安了心，趕速打火點燈：「察察察，察察察，」

林明做聲了：「媽~~~~~」

祖母把林明抱得更加緊一些。

屋子外起了一個強烈的霹靂聲後，大地上「霍龍霍龍」地發生了巨大的響動，雜着無數無數的哭喊聲，家畜的哀號聲；有樹幹的倒折聲，有牆壁的傾塌聲，有許多許多的攝人魂靈兒的怪聲。

「啊喲」！母親的臉上掛了大顆汗珠，大顆淚珠，現在什麼都明白了：「天哪」！

七 善心的媽媽

祖母也覺察了，祖母嗚嗚地悲泣了。祖母忽然大聲呼叫起來：『我的兒子呀！我的兒子還沒有回家呀！』

本來在發抖的林明卻反而鎮靜了，他記起了前天在校裏聽得老師演講的話：『假使不幸成了水災，把窗呀門呀和一切能夠浮動的東西繫在一起，做成木棧子可以逃命。』

『媽！不要慌！』林明跳下牀。

『我的天啊！』母親也想到了出外搶險的父親至今還沒有回來：『我的天啊！我的青天啊！』

『媽不要慌！』林明嚴重地說：『已不是哭嚷的時候了，祇有趕快想法救自己！』

林明取了門，又取了窗，林明解下了褲帶，林明扯破牀幃，用來代替了繩：『媽媽！快快！幫我把窗門推出去！』林明滿身是力，林明和獅子般的矯健，林明和猴子般的敏捷，現在的林明猶如童話裏的英雄啊！

母親止了淚，祖母也止了淚，是生死關頭了，豈是再容得你哀傷不振嗎？母親順從地聽了孩子的指揮，母親還拿了桌椅縛在門窗的旁邊。林明死緊地拉着臨時紮成的木棧子，站在門外，大門外的水已淹上大腿。

電光閃爍着，雷聲隆隆着。大雨已收了勢，變成牛毛似的細條子飄灑着。可是風更加吹得緊了，把「霍龍霍龍」的水激起了人樣高的波濤，林明發急了：『祖母！祖母！』

祖母正小心地捧了一罈幾年來一家子勤做儉用而積聚下來的

銀洋在發呆，祖母捨不得丟掉欄裏的牛，欄裏的羊，祖母捨不得丟掉倉裏的米，祖母捨不得丟掉一切可愛的傢具。祖母直聽到了孫兒的叫喊，祖母才痛苦地勉強讓母親扶上了木棧子。祖母發抖，抖得很利害，祖母的下衣上都是水，上了年紀的祖母當然耐不住寒氣的襲擊。

『媽媽！請把被褥也搬上去！』孩子喊。

狗汪汪汪在叫，母親取了被褥，順便帶了狗，等到送到木棧上後，忽的想到了白天吃剩好些麵包可以帶了去給祖母充飢，母親於是又跑進屋子去。

『媽媽！媽媽！』林明急得大叫起來。木棧子順着水流在震蕩，水已齊了林明的腰，浪花時常撲打林明的臉，浸在水裏的林明快要不能支持了，而母親取得了麵包後，又想到了棚裏的牛，

牛是農家的忠實的僕役，母親不忍叫牛活活淹死，母親下着決心要把牛救出險，母親是善良慈悲的主人啊！

『媽媽！媽媽！』林明一疊連聲的叫，林明真的不能支持了，水一分一寸的高上來，已淹上了孩子的肩頭，孩子的身體不自主的搖擺着。可是啊，母親因爲一心不願丟掉牛的性命，母親已走進牛棚，棚裏的牛有着纜，在黑暗中解開牛纜是一件頗費時間，最是困難的工作啊！

風，一個可怕的鉅大的風浪，打倒了鄰近的一所破舊的祠堂的牆，打折了祠堂旁的一株參天的古柏；天啊！大地的水頓時洶湧澎湃，和海潮一般，竟把林明的木棧子打出了一丈向外。『啊啾』！林明緊緊地拉着木棧，林明拚命掙扎，但是有什麼用呢？林明無論如何沒有力量使木棧恢復原位；林明哭叫了，祖母也哭

叫了，但是有什麼用呢？天啊！



小瘋子
的故事

二五

？呢用麼什有是但，了癸母祖，了癸明林

！啊天

八 在木棧子上

林明祇得爬上木棧子，順着水流去飄，飄出西村，飄進東村，飄出這一村，又飄進另一村，飄過很長很長的田野，直飄到天空發了白，放出了光芒，還是飄不停。

「唉！母親犧牲了！」林明他們想。

林明哭得眼睛裏已淌出了血，祖母也哭乾了淚，狗舂着主人不住的慘叫着，這是一幕如何懷絕人寰的真實的悲劇啊！天啊！我的天啊！

林明畢竟是有見識肯思考的聰明孩子，他曉得人死了不能復活，哭也無用，而況，母親的死信還沒有證實，也許母親早已騎了牛上了山，也許母親爬上了樹或是登了屋；但是，父親到黃河

邊去搶險，隄潰了，搶堵失敗了。河水氾濫了，倒是無可懷疑的死的成分多，活的成分少，不過哭有什麼用呢？死的已死了，現在和我一起的親人僅是祖母，祖母哭得太苦了，假使祖母因此傷了身體，卻是了不得的事。林明不再悲泣了，林明拉拉伏在木棧上的祖母的衣袖：『婆婆！』

祖母抬起了頭，祖母失神的紅腫的眼，向着林明凝視：『孩子！』祖母又嗚咽了。

『婆婆！別！』林明依在祖母的懷裏，順手撫着祖母的銀白色的稀疏的髮，『婆婆！別傷心！』林明用手掌心輕輕地拂拭祖母皴皮的臉，『我永生永世不離開你！』林明把自己的臉緊貼着祖母的臉，『我們要保重身體，我重新替祖母創家立業！』

祖母笑了，不是勉强的笑，顯然祖母已在黑暗裏發現了一線

光明，在冷天裏獲得了一些溫熱，『孩子！我現在只有你！只守望着你！』可是剎那間，祖母又給目前的恐怖刺痛了神經，這滾滾的黃濁的水，這緊緊的風，這昏沉的天空，這冷澈飢骨的牛毛般的雨絲，隨時有吞去祖母和孩子的生命可能；左邊沒有山，右邊沒有岸，水天一色，看去是無邊無際的；這動盪的木棧子，儘是順着水向狂流，怕不會流個十年八年嗎？祖年又悲痛起來了。

林明卻摒絕了一切思慮，只用着目光打橫裏掃射，看見了青綠色的樹木的梢，看見了灰黑的瓦屋的頂，看見了溺斃的牲畜的背脊，看見了毛蓬蓬的浮屍的頭，也沒有害怕，也沒有憂愁。倒是伏在木棧上的狗，不停的抖，嗚嗚地似乎有無限的酸楚的情緒吐不出咽喉。

木棧儘是顛顛簸簸的游，水花時常飛上林明的膝頭，蓋在祖

母身上的棉被早已打個溼透，倘或風再括得緊一些，倘或再下着傾盆大雨，倘或再來一個高闊的浪頭，木棧上的生命立刻會休。六十四歲的祖母已享夠福壽，就是即時闔了眼，也算不得枉死，稱不得死。而十一歲的孫兒是祖宗的活寶，兒子媳婦的骨血，要仗他接代蕃種，要靠他保持萬世的香火，假使竟也……祖母不敢想下去了：『孩子！』祖母熱切地吻着林明的臉。

林明不做聲，林明正全神灌注地傾聽着遠處傳來的聲音，是聞訊的吶喊，猶似歸鴉噪晚，彷彿在東方，又彷彿在西方，在流漾，在飛馳。祖母也覺得了，側着耳朵細細地聽了一會，祖母是有閱歷的人，祖母興奮地高聲叫喊起來：『救命啊！救命啊！』

九 帆船上的大漢

林明的眼光比祖母尖銳，看見西方隱隱有三數帆船疾駛過來，林明又興奮地高聲叫喊起來：「救命啊！救命啊！」

「帆船上有了清楚的回音，是同情的吶喊。

「謝謝天！」祖母喃喃地念了「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後：「孩子！我們得救了！」

帆船迅速地從遠方駛來，可是木棧依舊向東方飄流，木棧上沒有櫓，沒有篙，又沒有轉換方向的舵，林明發急了：「婆婆！婆婆！怎麼辦呢？怎麼辦呢？」

祖母却從容地回答着：「別慌！不妨！帆船上張飽了風，又順着水流，不怕它趕不上木棧子！」祖母是有閱歷的人，祖母的

說話最可信的，林明放心了。可是現在自己和祖母雖然可望得救了，而在家裏救牛的母親呢？到隄邊去搶險的爸爸呢；在自己快要嘗到安樂的滋味的時候，當然會想到還沒有脫出苦難的親人，林明咬緊了牙關，用手掌按着自己的胸臆，好像給利箭戳破了心，好像給沸油灼傷了肝腸，這是偉大的愛情作用啊！

帆船駛近了，至多在一二十丈外，擠滿了人頭，充滿了招呼的聲音，有人拉着繩，有人背着網，有人撐着篙竿，這第一艘船上撐着篙竿的大漢，青布的短衫，青布的褲子捲起了褲袖，赤着腳，剃光頭，微黑的臉，嘴邊的短鬚，似乎很相熟，可是一時急切間卻想不起是誰，林明喊道：『靠近！請靠近我們！』

第一艘帆船靠近了，大漢的篙竿已鉤住了木棧子，一陣歡喜的驚天的叫喊後，大漢已跳上了木棧：『媽！』清清楚楚的不折

不扣的是林明的父親的洪亮的聲音。『爸爸！』林明跳了起來，死緊的摟抱着父親的腰部，早已哭乾了的眼，却又會慘出幾點熱淚。父親自然也感動的滴着快樂的淚。爸爸輕輕地抱了祖母起來，祖母用咽鳴的聲音代替了話，表示心裏滿足和欣



『爸爸！』林明跳了起來，死緊地摟着父親的腰部，早已哭乾了的眼，却又會慘出幾點熱淚。

慰。

等到木棧上的東西和人畜都上了帆船後，帆船又開駛了。

現在只望快些得到母親的下落了。明日和許多人擠着談笑着，因為世界上縱使有萬千個不幸，船上的他們至少是幸運的，在隄邊搶險的父親也會活着回來，在家裏的母親豈是還會遭難嗎？

祖母也已抹去了胸部的悲哀，祖母相信菩薩，善良的孩子的母親，決計會得到菩薩的保佑的，閻王不要好心人的命，天帝會派遣神將驅逐索命的落水鬼的。

父親卻並不和祖母和林明一樣的高興，父親祇是直挺挺的站在船頭上，他恨着搶險的失敗，他恨着事前沒有充分的準備，他不相信人的力量打不過天，他發着願心要救起所有的他救得起的

被難的人。父親胸臆裏已留着永遠填不沒的空虛，因為他早已得到了林明的母親的真實消息，因為他不願再抓破曾經受過創傷的林明和祖母的心，所以他只有這樣痛苦地沉默下去。

十 母親的死耗

昨夜父親提了鐵鏟，雜在許多人的隊伍裏，艱苦地踏過了漫長的水田和泥地，給荆棘割破了腿，給石屑磨開了脚皮，才到了隄邊。防堤已起了一丈多長的缺口，黃河裏的水，滾滾地儘向陸上流。有的同伴去搬石塊，有的同伴去挑泥，父親和有些人掌着「火把」指揮一切，緊張地經過了好一會時間的鬥爭般的工作後，才截斷了水流。

可是當大家正在高興喝彩的時候，天又括了鉅風，下着雞蛋那麼粗的雨點，河水陡然高漲起來，起了鐵一般堅硬的浪，儘撞擊隄岸，隄岸上裂了縫，於是又潰決了。剎那間，防隄上有了十丈左右的缺口，十丈左右的缺口，不是百多個人所搶堵得成的啊

！
大家發了一聲絕望的慘叫，大家飛也似的奔逃了，黃濁的河水儘向着陸地上倒灌，洪流緊緊的追打飛逃的人，大家快沒命了。

幸而百多丈外的河隄邊，停泊着二艘很大的漁船，大家急忙跳上船，大家才撈得了命。

大家恐怖地在船上守着，守到東方現了一線曙光，大家就和船家合了力，把船撐進了防隄的缺口，在給水淹沒了的陸地上行駛，張飽了帆，到各村各鎮去救人。

父親已到過自己的家，自己的家屋只露出一個頂，父親暫時噙住了淚，爬上了屋，搗去幾片瓦，用篙竿伸進去試探，這一試探卻驚得父親非同小可，差一點兒會發了狂，父親竟在牛棚裏發

現了牛屍和人屍，牛還沒有脫去纜，牛背上馱着人，蓬鬆的髮，紅腫的臉，花布的衫褲，分明是父親自己的妻子，分明是林明的慈愛的母親，分明是祖母的賢德的媳婦，父親清清楚楚看見她已是死屍後，怎不悲痛呢？父親大哭大叫起來了。

船上所有的人都流了同情眼淚後，有些人向父親說着勸慰的話，有些人也爬上屋，幫着揭去所有的瓦，精細地把篙竿在房屋的內外試探，沒有發現第二個人屍，也沒有發現第二頭牛屍，大家祇得無可奈何地上了船，再駛到別處去打撈救人。他們救起了許多活人，他們看見了許多死人，死人祇得任他去飄流，有活的人必定憑着力量去救。

他們張足了帆，想駛近沒有水的地方去存身，駛了好久好久，忽然聽得了林明和祖母在木棧子上的呼救聲，痛苦異常的父親

竟出乎意外的救得自己的親人。經了幾分鐘的對話後：父親才明白了母親的死因，父親嘆道：「唉！這善心人！」父親看了祖母和林明的疲乏非凡的樣子，不願再作聲。同船的人都能體諒林明的父親的苦意，也不說什麼，共同保守着林明的母親的死活存亡的祕密，他們想隔了相當時日後，才把林明的母親的死訊說給林明和林明的母親知道。

林明卻先自發問了：『爸爸！爲什麼還不去搭救媽媽呢？』

父親的眼淚祇能暗暗地向肚皮裏流。

祖母也說話了：『爲什麼不把船頭轉換方向回去救人呢？』

父親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情感的起起伏伏了，父親竟嗚嗚咽咽哭了起來。

船上起了混亂，祖母暈厥了，林明呆得像了木雞，額上滲着冷汗，嘴唇上不見了血色。父親慌得失了主意，只是搥着自己的胸脯，扭着自己的頭髮，在船頭打轉。同伴們有的喊，有的叫，有的也哭鬧起來。經過了好一會時候後，祖母甦醒了，林明也轉動了，父親才從容地舒了一口氣。

一個滿以爲能夠實現美麗的希望的人，而得到的卻是一個相反的可怕的失望，怎不悲痛到極頂呢？像我們爬高墩一樣，爬得越高，自然失足時跌得越重啊！林明和祖母滿以爲母親還生存在世界上，而得到的卻是母親的悽慘的死耗，怎不悲痛到極頂呢？當父親和同伴們把如何發現母親的屍體的情形簡單地講述後，祖母竟不自主的翻倒了，孩子也驚悸得失了知覺了，這是人之常情啊！

十一 慷慨解囊

現在大家安平了，因為死的人已經死去了，只有打算活的人如何活下去，他們張滿了帆，把住了舵，一心一意向着大家認為安樂處所前進。如此繼續了三晝夜，大家捱着餓，因為船家和有些人帶來的麵包，僅夠供給許多人半次的大嚼。天氣很陰涼，大家的衣服又沒有穿多，幸而大家肩靠着肩，背貼着背，倒也不覺得寒冷，這樣子還算勉強能夠過得去。

可是問題卻來了，到了目的地打算怎麼辦呢？那邊沒有自己的房屋，又沒有自己的田地。有些人說：『都市裏有大工廠，我們投工廠做工去！』有些人說：『我們做小買賣找活兒！』有些人說：『咱們有力氣，可以當苦力弄飯喫！』這樣子問題就滿意

地解決了。

可是除了林明一家三人，和少數同伴外，還有一個問題大家橫在心頭出不得口：「就使船立刻靠了岸，不是急忙可以到得都市，要路費，要食用，而大家是兩手空空的人，怎麼辦呢？這怎麼辦呢？」有好些人竟嗚咽地哭泣起來了，有些人苦悶得發了慌，就大着胆子爽快地說：「諸位裏邊有那幾位帶得多錢的，請分一些給我罷！」

父親早已有着救濟同伴的心，父親第一個給同伴們的回音：「兄弟不是富人，可是幾年來勤做儉用的也積得幾個錢，那天咱和諸位裏頭的許多朋友搶險，搶險失敗了，咱滿以為大家沒有命了，竟天幸現在依舊生存在世界上，咱的一家雖然壞了妻子，但是老母卻健在，小兒也在旁邊。而且咱們一家幾年的積蓄又給老

母帶了出來，咱真是大幸！咱和諸位是災難中的朋友，和自己親兄弟一樣，現在咱願意把幾年的積蓄分贈給大家，給大家幫襯幫襯！」父親說着，就拿起了放在祖母身邊的瓦罐，撲的擊破了，把銀洋挨份兒的送完，自己留着和大家一樣的份兒。

自然，同



罐瓦的邊身母祖在放了起拿就，着說親父
。了破擊的撲，

伴們都感激得淌下熱淚了。

有些有着些錢的人，也照着父親的樣兒幹。這是人類社會的偉大的友情作用啊！

十一 都市

十幾天後，他們的一羣已到了都市。

都市的確是天堂，都市有平滑的輕輕的路，都市有耀眼的玻璃燈，都市有高大的莊麗的房屋，都市裏有各式各樣的奇怪的車輛，到處有好聽的唱歌戲聲，到處陳列着花花綠綠的玩意兒，要是能夠永久住在都市裏的話，那是多麼有趣，多麼開心，多麼幸福啊！

林明笑了，祖母笑了，父親笑了，同伴們都笑了。

林明想：『要是母親還在，要是母親也在這裏，母親怕不要歡喜得跳起來嗎？可惜母親已經去世了。從前我們爲什麼想不到搬到這裏來住下呢？』祖母想：『想不到我們遭了難，反而升進

了天堂，這是菩薩有靈，天差地使的要我們享福啊！」父親想：「都市到底是好地方，都市是有錢人的家，好多人穿着輕飄的綢衣裳，好多人有着光滑的手指，嫩白的臉，看樣子他們自己都不肯動手腳的，他們需要下人服侍的，我們祇要勤慎地替他們做工，怕沒有飯吃嗎？」

同伴們各人有各人的滿足的心，各人有各人的善美的夢境，各人爲着各人自己的燦爛的前途欣幸着。現在的他們，好比是衝出牢籠的飛鳥，好比是掙脫羈絆的奔馬，好比是入海覓食的蒼龍，他們是多麼高興啊！

但是呀！但是呀，他們全都想錯了，他們的希望祇好永遠是一個不可捉摸的幻影，他們那裏知道這偉大的都市僅有表面的華貴與艷美，裏面却包藏着飢餓與痛苦，這都市看去雖光明，實際

上卻是漆黑一團的東西啊！

到處是失業的人羣，到處有慘苦的臉，到處有悽愴的淚眼。工廠雖然開着門，可是容不下千萬百萬出賣勞力的人，就是僥倖進得工廠的，和煤烟機器拼着命，每天未必能夠飽飽地吃到一頓。做小買賣要資本，就使得成，備了貨色沒有顧客跨上門，會叫你賠了精神折了本。擔重兒拉街車雖然也行，可是這麼多要飯吃的人相互競爭着，掙得的血腥錢不見得夠你吃大餅，而況過分的疲勞最傷身，毛洋人的木棍，汽車電車的輪盤，又隨時會奪去你的生命。

當林明的父親他們住下了相當時日後，當他們準備選取職業時，才明白了一切：『啊！天堂？原來比地獄還不如啊！』

他們的一羣住在都市附近的曠野地方的茅棚裏，他們和許多

許多的窮苦人一樣，常常望着有錢人家的煙囪唉聲嘆氣着，他們雖然有着粗壯的臂膀，他們雖然有着結實的身體，但是竟沒有一些兒用處。「該怎麼辦呢？該怎麼辦呢？」他們時常痛苦地覆覆翻翻這樣想。

「上別處去罷！」有一回一個同伴這樣喊了出來。

「到處鬧着災荒」別處未必有我們的天地！」另一個同伴慘笑了一下後，這樣子答着。

「難道我們竟活活地餓死嗎？」父親說：「我們既然來到這裏，無論如何要想法子在這裏活下去！」

「那麼該打算怎樣兒活下去呢？」一個上了年紀的同伴問。

十三 艱苦奮鬥

『只要不怕困難，只要不避艱險，那怕丟去窮命，無論如何要弄到一口飯來吃！』父親思索了一會後，現着堅決的態度自信地說。

於是又鼓起了大家的勇氣。

他們開始生活了，他們和踏上了火線的戰士般，開始衝鋒似的生活了。男人們千方百計的去搶做短工，或者給築路工程處挑泥砂，鋪石塊，或是給營造廠擯鐵條，搬木材，或是做清道夫的夥計，或是做楊車夫的副手，只要有得到飯吃，什麼多做。女人們有女人們的獨特的能力和耐性，牠們有的提了竹籃，帶了破布和針線，給沒有家眷的苦力們去縫補衣衫。她們有的給忙碌非凡

勞動者們去洗一些穿的睡的東西，調羹一些充飢糊口的食品，多少也能賺得到幾個錢。

林明的一

家三口當然大家不能吃死飯，除了父親天天出去搶做短工外，祖母也撐着衰老的身體，出去尋些破報紙爛木片之類，拿回家



祖母也撐着衰老的身體，出去尋些破報紙
。爛木片之類。

來做燃料，有時經過一兩荒地，也能挑得一籃半籃的野菜。林明已不是膿包鼻涕的娃娃了，雖然抵不上一條牛，但至少強過一兩條狗，當然不肯蹲在家裏吃現成食，他同了一夥新交的小同伴，每天背着竹筐跑出去，到各街各路去翻垃圾，拾些破玻璃破布頭舊洋鐵罐之類，到火車站，到大工廠旁邊去掏煤屎挖掘煤屑，多少也能變賣得幾個錢。他們大家在努力着，大家不敢貪安逸。只有他們的狗，卻整日地跑着頑着，不做什麼。其實，他們的狗也不用牠的主人煩心，牠自己會出去尋了有錢人吐出來的，沒錢人排洩出來的髒東西去裝飽肚子。

他們這樣子生活下去，生活了一月三月半年之後，他們已沒有了結實的身體，他們的臂膀消瘦得幾乎僅是皮包着骨頭，他們的眼眶上現着青黑的深深的圈！他們是憔悴，他們頹喪，他們已

不是從前時候的他們了。

他們沒有充足的睡眠，他們沒有充足的吃喝，他們今日就心着明天，明天就心着後日，他們的生活不得安定，他們怎麼支持得下去呢？

而況他們的一羣裏，連續發生着種種的不幸，又啄傷了他們大家的心：「小三子給火車輪碾死了。王二伯給大鐵條壓折了腿。張大鬍子給起重機的皮帶捲去了手。王大媽在馬路上給人家補褲子，不知怎麼的，竟惹了紅毛洋鬼子的厭，給他一皮鞋踢傷了奶。」

而況他們雖然起得早，睡得遲，一天到晚在外面跑，却保不定尋到尋不到工做，撈到撈不到錢用，吃到吃不到東西，并且不曉得今夜能不能活着回去，明晨能不能活着跨出大門。這樣子的情狀，叫他們怎麼能夠支持下去呢？

十四 準備回鄉去

大家準備回鄉了，聽說鄉下的洪水已經煞了勢，田地等待大家回去耕種，防堤等待大家回去修理，只要大家肯努力，破碎的家業不難重新整頓起來的。大家都想早一天回去嗅嗅家鄉裏的泥土的香味，他們回憶着安靜閒適的農耕生活，是多麼神往啊！

有些人去打聽那一條是歸鄉最近便的路，什麼地方去趁車，什麼地方去搭船，什麼地方可以歇夜，什麼地方弄得到吃喝，他們是空無所有的人，他們的一天不做一天不得活的人，只有想法縮短旅程，最好是一步跨就到了老家，最好是不化一個銅子也能回得去。

有些人在家裏抓著頭皮苦苦地思索着，假定現在就踏上了家

鄉地方，原有的一切已給大水打得光光，沒有一棵樹，沒有一片瓦，沒有一根竹竿，沒有一束柴，怎麼搭得成屋，怎麼起得成家呢？就使搭得成屋，起得成家，那末沒有農具，沒有牛，沒有種子，又沒有肥料，怎麼墾得鬆泥土？怎麼打得成水？怎麼種得成莊稼呢？就使種得成莊稼，大家家裏沒有儲着糧，大家不能儘餓開肚子操作着，望得見抽苗，望不見稈高，望得見稈高，望不見着花結穗出新穀的啊！

不籌到一筆整數的款子是無論如何去不得家鄉的，用什麼方法去籌劃這筆款子呢？做醫卜星相的騙錢勾當，要有油嘴滑舌的本領。做流氓去索詐，做强盜去搶劫，更不是善良的鄉下人所幹得成和願意幹的事啊！

『不積上幾個錢是去不得家鄉的，且等着將來罷！』最後，

大家這樣子說着。

一個月好容易捱過去了。沒有一個人動得成身，沒有一個人回得成家鄉，可是火坑般的都市，一天凶似一天的燥灼他們，他們回鄉的心思也一天比一天的熱切起來。

兩個月又好容易捱過去了。他們的生活更加深一層的艱難痛苦了，大家再也按捺不住跳躍着的心，他們的胸臆難過得快要爆裂開來了。而況又有兩件天大的不幸事嚇壞了他們：「王小五子一家五口活活地餓死了！」「李大毛因爲十來天找不到工做，熬不住肚子餓，竟做了偷兒給關進監獄去了！」

「還是回鄉去罷！還是回鄉去罷！」大家這樣子嚷着，可是誰也積不起一個錢，誰能回鄉去呢？

三個月四個月過去了。他們的一羣裏到底起了變動：「張大

媽的一家把女兒「小貓丫頭」賣了。王大叔把親妹子「小兔子」化成錢了。李四狗把自己兩歲的獨生子也讓了有錢人了。有好多人，都賣了自己的親骨肉。他們得了錢，悄悄地結了幫，默默地回鄉去了。

當林明的一家人得了這個消息後，父親氣憤憤地說：「還了得？還了得？竟賣了親骨肉？」

祖母又喃喃地抖抖縮縮地說：「唉！唉！變了，變了，怎麼可以賣去親骨肉，怎麼可以賣去親骨肉，寧肯餓死，寧肯餓死，死在一處！」

林明卻有着自己的主張，林明先靜靜地思考了一下，然後冷冷地說：「現在他們恐怕已平安地回到了家鄉了罷？他們恐怕已在很辛辛地修築防隄了罷？要是把防隄修好了，要是從今以後永

遠沒有了水災，那麼大家都好了，那麼大家可以度快樂生活了，爸爸！是罷？」

『可是，可是，被賣掉的小貓丫頭他們太苦了，太苦了，呃！』父親的眼眶裏掛着兩點晶瑩的淚：『親生骨肉，親生骨肉，竟活活分離！』

『情願餓死在一起，怎麼可以賣掉人，阿彌陀佛，怎麼可以賣掉人，阿彌陀佛，餓死……一起……情願……』祖母伸出手來拉住了林明，緊緊地把林明摟抱在懷裏，竟嗚嗚咽咽地哭起來了。

十五 天大的憂慮

時光又過
去了一個多月
，林明和父親
和祖母又痛苦
地度過一月多
，和他們一起
從水鄉裏逃出
來的同伴，都
一個一個的離
去了都市了。

小瘋子的故事



五七

總，着幹蠻面外在晚到天一然雖親父是可
。錢個幾到不掙

林明他們不是不想回鄉去，可是父親雖然一天到晚在外邊蠻幹着，總掙不到幾個錢，總積不起一個大錢作盤川。林明雖然有時也能撈到幾個錢，可是貼補平日的飯用還不夠，那裏會有餘呢？

有一件更大的事，使林明和父親耽着天大的憂慮，使林明和父親時時流着淚，就是，祖母病了，病勢非常不輕。祖母滿身發着熱，有時哼唧地哼個不停，有時暈暈糊糊地睡個不醒。祖母的身體瘦削得像了枯柴，祖母的臉色像了一張鵝黃色的紙，祖母的眼眶陷落了下去，活像一個骷髏。

祖母是餓瘦了的，因為以前祖母從不肯好好地多吃一點東西，父親是壯年人餓餓不打緊，林明是小身體少吃一些也不礙事，可是祖母總留着量，不肯舒服地吃喝。林明和父親每次總是竭力勸祖母多吃一些多喝一些，但是祖母不肯聽。祖母餓瘦了，祖母

衰弱了，祖母才病了。

『怎麼辦呢？林明蹲在睡在稻草裏的祖母的旁邊，輕輕地對着父親說。

「唉！」父親嘆了一口氣，沒有下音。

『還是找個大夫（醫生）罷！』林明小聲小音地說。

『唉！』父親又嘆了一口氣：父親的眼睛紅紅，掉下了兩顆淚珠後，捧着臉嗚咽起去了，接着痛苦地吐出三個字：『那來錢？』

林明祇得閉了嘴，把臉對着祖母的臉，端詳了一會後，就閉上了眼睛，好像是思索什麼似的。

祖母又起了一陣微弱的呻吟，祖母的額上現出幾根青筋在抽縮着，祖母的臉上掛出了一個痛苦的表情。

「媽！」父親低聲向着祖母喊。

祖母不答，好像是無知無覺的。

「媽！」父親提高了喉音叫一聲。

祖母不答，顯然是無知無覺的。

父親於是大聲哭泣起來了。

林明耐不住了：「爸！還是早些給祖母找大夫罷！」

父親不作理會，祇是痛哭。

「爸！別哭了！爸！別哭了！找大夫罷！一定找大夫罷！」

「孩子！」父親停止了痛哭：「那來錢？要是有着錢，怎會

不給你祖母找大夫的？到什麼地方去弄錢？我們只有一個窮身體，有誰肯借給我們錢？」

「爸！我有一個計策，請你答應了罷！爸！你累得太苦了，

等祖母病好了，爸！趕快回鄉下去罷！爸！你累得太苦了！爸！把我賣了罷！爸！把我賣了罷！』

父親突然聽到林明說出這幾句話，父親驚呆了，一分鐘後，父親和瘋子一般的攫住了林明，緊緊地摟抱在懷裏，亂吻着林明的髮：『怎麼可以呢？怎麼可以呢？不賣的，不賣的，我的孩子不賣的！』接着跳腳蹈地的痛哭起來了。

十六 偉大的林明

父親的哭聲和一陣暴風雨般過去了，睜着怪大的眼，目不轉睛的凝視着祖母的病容。

林明又進言了：『爸！難道我們眼睜睜地看着祖母病死不成？爸！要婆婆沒有病只有找大夫！我們沒有錢，現在我們又沒有旁的的方法可以弄到錢，爸！我們來到都市差不多已是一年了，爸！我們不是吃盡辛苦的想盡方法去弄錢，總是積不起一個錢嗎？爸！你們應當回鄉去了，都市不是鄉下人的家！爸！爲着祖母，爲着家的將來，爸！請你答應了我的計策罷！爸！你難道忍心看着祖母活活病死嗎？爸請你答應了我的計策罷！』

父親不答，父親發着抖，父親的牙齒打得軋軋作響，父親怎

麼答應得下呢？但是不答應又怎麼辦呢？父親又哭了。

爸！爸！爸啊！爸啊！你答應了罷！賣了我罷！賣了我罷！
爸爸！好爸爸！趕快給祖母找大夫罷！爸爸！好爸爸！你們趕快
回鄉下去罷！爸啊！你答應了罷！爸啊！賣了我罷！爸！爸！
林明一疊連聲的催促着。

父親開始考慮了：「孩子的話或者是很合道理的，但是孩子太苦了，去賣給誰呢？當然是賣給有錢人，或者去做兒子，做兒子倒可以享福去了。或者去做奴才，啊！我不願，我不願我的兒子去做奴才。但是做有錢人的奴才，強過做我們窮人的兒子，至少衣服能夠穿暖了，至少粥飯能夠吃飽了。但是啊！我怎願我的親生兒子和我不離呢？假使我真的忍心地把親生兒子賣了，怎麼對得起祖宗呢？孩子的祖母是我的親媽，孩子是我的親生子，沒

有親媽怎會有我？沒有我怎會有孩子？假使能夠救得媽，就是沒有了孩子也何妨。何況有錢人把孩子買去了，未必會虐待他，也許反而能夠把他吃得肥頭胖耳。找大夫！找大夫！不錯！孩子的話不錯，應當趕快找大夫！孩子叫我們回鄉下去，不錯，我們要回鄉下去把家業重新整頓起來，但是，孩子太苦了，但是，孩子太苦了。」

「但是？請你答應了罷！爸爸！請你答應了罷！給祖母找大夫，你們早些回鄉下去！」林明催促着，林明一疊連聲的催促着。

父親慘然地點着頭。

「爸！」林明高興得跳起來了。

林明跳上父親的身體，緊緊地摟抱着父親的頸，吻着父親的

髮，吻着父親的額。林明的眼睛裏，忽然滲出了大顆的淚，林明急忙用自己的衣袖把淚痕揩拭去。幸而父親低着頭對於林明流淚拭淚的情形，全然不知道。

「祖母！」林明又伏在祖母的稻草旁，對着祖母的耳朵，熱切地叫了一聲。

借着父親閉着眼睛蹲在地上的機會，林明溜出草棚門外去了，林明要避着父親的面，把眼淚流個暢快。

可敬可佩的崇高偉大的林明啊！

十七 失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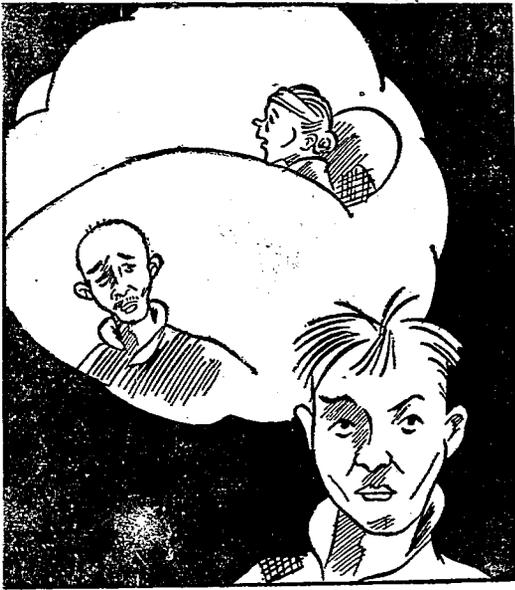
林明滿心以爲此番父親一定回得轉家鄉了，祖母一定不再會病在稻草裏呻吟了，等到自己給有錢人買了去，父親就能拿到許多花花的銀洋鈔。父親有了銀洋鈔，不是就可以給祖母找大夫了嗎？等祖母服了藥，祖母就會健康起來的。父親有了洋鈔，不是就可以和祖母一同回去鄉了嗎？等父親他們合力修好了防隄，就可以整頓田地播種新穀了，慣會勤做儉用的父親，不怕不會恢復舊時的家業的。

自己雖然快要犧牲了，但是不犧牲自己有什麼辦法呢？難道等着一家三口同歸於盡嗎？祖母病得太危險了，父親累得太苦了，父親快不能支持下去了，只有準備犧牲自己，才有救得父親

救得祖母救得家的希望。林明的心志已和從容就義的烈士一般的堅毅了啊！

但是呀

！事實往往不肯和理想適合的，當林明和父親決然地離開了祖母，跑上了鬧市中心，跪在馬路旁的行人



得病母祖？嗎盡於歸同口三家一着等道難
備準有只，了苦太得量思親父，了險危太

。己自性犧。

道樹下，從傍晚喊到清早，從清早喊到正午，從正午喊到深夜：

『賣~~~~~孩~~~~子~~~~』

賣~~~~~孩~~~~子~~~~

孩~~~~~子~~~~待~~~~買~~~~！』

有誰去理睬他們呢？有誰高興去理睬他們呢？出賣孩子是不道德的事，出賣孩子是違法的事，有誰去哀憐他們呢？有誰願意去同情他們呢？

父親是發着抖，林明是流着淚，他們在緊緊的冷風裏，他們在濛濛的細雨裏，僅僅穿着薄薄的單衣，怎麼再捱延得下去呢？何況他們在整整的一晝夜裏，沒有得到一滴溫水潤過喉，沒有得到一粒飯米下過嚥，四肢是酸軟軟地，頭腦是暈沉沉地，怎麼再捱延得下去呢？

『我們還是回家去罷！』父親無可奈何地，和哀求般的，低聲地向着林明的耳朵說。

『林明不答，緊緊地閉着眼睛。』

『我們還是回家去罷！』父親的頭髮裏掉下了許多水珠，父親的眼眶裏滾下了兩顆淚珠，父親側着肩，重覆說了一遍，聲音是悽慘的。

『回去了打算怎麼辦呢？』林明氣憤憤地說。

我們得趕快去找工做，我們是一天不做工，一天不得活的人！』

『那末祖母病得很厲害，我們怎麼可以空手回去呢？』

父親給問住了，呆呆地，好半晌答不出話來。「唉！」祇得嘆了一聲。

『也好！』在一轉念間，林明卻突然同意了父親：『我們回家去罷！』

父親不明白林明的心意，只是癡望着他。

『也好！我們回家去罷！』林明又補充了一句：『我們應當回去看一次祖母，我們兩個人都離開了她了！』

『是的！我們回去吧！明後天我們再可以出來叫賣的！』父親即忙答着，父親的聲音似乎是很欣慰的。其實，父親怎麼捨得賣掉他的親生兒子呢？

十八 祖母啊祖母啊

父親緊緊地握着林明的手，父親牽着林明從地上站了起來，因爲跪得太久了，四條腿麻木得幾乎站立不穩，大家是咬着牙齒，默默地不作一聲。父親怎麼捨得離開他的親生兒子呢？現在的父親的心裏已有了另外一種打算，無論如何不願意把孩子出賣掉。父親要憑着自己的胆力，自己的智力，自己的蠻力，用別種方法去弄到錢，給祖母治病。

『孩子你獨個兒回家去罷！我先要去幹一些事，隨後同着大夫回家！』

林明遲疑地點了一下頭。

父親是跑開了，林明是非常熟悉父親的性情的，父親想着要

去幹什麼事，是不喜歡旁人去盤問他的，父親決定要幹什麼事後，是無論什麼人阻止不了他的。

林明祇得獨個兒回家去，心兒是志志忑忑的，步伐是急急匆匆的，祖母本來是睡在幾束半乾半濕的稻草裏，現在天上又在下着雨，這破陋的茅屋一定又漏了水，假使把祖母睡的稻草盡打濕了，祖母因而受了涼，增了病，那怎麼辦呢？祖母也許已經醒了罷？有誰給她熱水喝呢？有誰去陪伴她呢？她不看見了爸，不看見了我，心裏怕要不高興罷？

路程是這麼遙遠，地面是這麼滑溜，幸而天空中已有了白光，路上有着電燈，還不致失足傾跌。因為低着頭，獨個兒在跑着路，許多許多的思想奔湧了來：「爸爸究屬去幹些什麼呢？爸爸真的能夠同着大夫回家嗎？爸爸到什麼地方去幹事的呢？爸爸真

的隔一會兒就能夠回家的嗎？……」

走着走着，不覺已到了自己的茅屋門口，低矮的木板門依舊虛掩得很好，先站停在門外向門內細細地聽了一下，屋子裏沒有呻吟聲，也沒有翻身轉背的聲音，顯然的祖母睡得非常安好，等到把門輕輕地推了進去後，覺得地上並不怎麼潮濕，曉得這次茅屋頂上沒有漏下水來，才放心地舒了一口氣。

劃了一根火柴，把前夜剩下的半截洋蠟燭點了起來。看見祖母的頭依舊擱在一塊破棉絮上，身體是睡得很平正，可是身體上覆着的厚厚的稻草卻弄得散亂稀疏得很。

卽忙彎下腰去，給祖母把稻草蓋蓋好，因爲自己和祖母離得更加近了，趁便向着祖母細細地端詳一回，真奇怪，祖母的黃黃的臉色今天變成了蒼白色。順手去按按祖母的額，祖母的額上沒

有一些溫熱。再用自己的臉去貼近祖母的臉，也是涼涼的，好像貼近了冰冷的鐵塊。

林明發急起來了，就用手指去測測祖母的鼻息，就用手掌去探探祖母的心窩，一次，再次，三次。『啊啾！』林明的身上滲出了滿身冷汗，不自主的倒了下去，在地上亂滾着：『祖母啊！祖母啊！想不到你已經離開我們了，想不到你已經死去了！祖母啊！祖母啊！』

十九 義犬

林明是痛苦到極頂了，他悔恨自己，昨夜不該和爸爸離開她，她在什麼時候死去的呢？臨死時有沒有遺言呢？竟沒有一個人知道，竟沒有一個人知道。林明是傷心得極頂了，嗚嗚咽咽地伏在地上哭泣着，哭得忘記了天，哭得忘記了地，哭得忘記了世界上有着一切，哭得忘記了自己，不知哭了多少時候。

天空中閃着電，響着雷，忽然間下着傾盆似的大雨，茅屋給打得搖搖欲動。又吹來一陣呼呼的狂風，把茅屋頂掀了起來，茅屋裏漏着水，屋子裏的泥地上剎那間積起了半尺來深的水，一切髒東西浮了起來，和柴屑污泥混在一起，差不多成了水田一般。林明依舊伏在地上哭泣着，好像是沒有感覺般的。

有一條滿身濕淋淋的狗，從門外衝了進來，伸直了頭頸，沒命的亂伏着，一忽兒去嗅嗅死去了的林明的祖母的屍體，一忽兒去拉拉林明的衣裳，東觸觸，西撞撞，沒有一分一秒的時候安息過。

林明似乎覺得了，慢慢地把頭抬了起來，乘勢把手臂撐了起來：「噢！阿黃啊！」想用手把「阿黃」捉住，可是阿黃避開了。

「阿黃」就是林明他們從鄉下一同帶出來的那條狗，在一個月前，牠到外面去找東西吃，竟走得無影無蹤了，林明他們時常掛念牠，時常尋覓牠，可是沒有一些兒音訊，現在牠突然自己跑回來了。

「阿黃」亂跳亂吠了一會後，又向門外衝了出去，一會兒又

從門外衝了進來，又是亂跳亂吠。腦子裏早已空空洞洞了的林明，看了「阿黃」的行動也不覺得希奇，祇是呆呆地發着怔。阿黃似乎發急了，跳上去，用牙齒咬住了林明的衣裳，沒命的向着門邊拉。

林明趕開了阿黃就在站了起來，阿黃又是亂跳亂吠了一會後，又向着門外衝出去了，林明茫然地祇得隨着阿黃走出門外去。

阿黃走幾步吠幾聲，不住地回過頭來望着林明，這樣的動作連續了好幾次後，覺得自己的主人（林明）的確是隨着自己在跑，才搖着尾巴一直向前跑着。

阿黃究屬爲些什麼事呢？林明也不高興去推想它。

林明隨着阿黃在大風大雨裏，走過了許多許多積滿泥水的路，才跨上了一座石橋，看見石橋面上合伏着一個死人。阿黃已止

了步，向着那死人又是亂跳亂吠起來了。林明毫不關心的向那死人看了一下，看見死人的頭髮裏在淌着血水，衣服是扯破了，那死人的臂膀似乎是給什麼東西打折的，白晳晳的從身袖的破縫裏露出了兩根斷骨。

阿黃亂跳亂吠了一會後，嗚嗚嗚的好像哭起來了。

林明因為阿黃吠得悽慘，才再向那死人細細地看了一下，把死人的臉扳了過來，不看猶可，一看之下，林明的魂靈兒竟飛上了天。

林明跌倒了。隔了好久好久之後，才爬得起身來，可是，可是，可是，林明就此變了小瘋子了：

『爸爸啊！爸爸啊！哈哈哈哈哈！』

『爸爸啊！爸爸啊！哈哈哈哈哈！』



爸爸！啊爸爸！：了子瘋小了變此就明林
哈哈！啊爸爸！啊爸爸！哈哈！啊
「哈

二十 唱個歌兒給你聽

我的幸福的少年朋友們！故事已經說完了，我再唱個歌兒給你們聽罷！

小小瘋子泥水湯，

不是生來就發狂，

只爲那：「家破人亡太心傷。」

大家一樣爺娘生，

爺娘生來一模樣，

偏是那：「甜酸苦辣不同樣。」

樂的樂來悲的悲，

笑痛肚皮哭斷腸，

恨煞那：「天道不公理不張。」

再唱一個黃河歌給你們聽：

黃河黃河千萬秋，
泥。沙。淤。積。隄。失。修，
黃水滾滾陸上流，
陸上流，陸上流，
蕩盡村舍沉田畝，
千戶萬戶無一留，
鬼哭神號日月愁。

小瘋子的故事

日月愁，風嘍嘍，
此恨縣縣怎能休？

黃河黃河千萬秋，
挖除泥沙疏出口，
黃水滾滾向東流，
向東流，潤田畝，
果木滋榮禾色秀，
千戶萬戶慶豐收，
茶罷酒飯歲悠悠。

(全篇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初版

小瘋子的故事

實價實售

●●●●●●●●●●

外埠酌加寄費

著者 徐紹昌

發行人 陳逸民

發行所 文光書局

上海法租界老北門懿德里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代售處各省各大書局

82
257-6

